

## 《先进·第十一》

本篇共有 25 章。主要包括孔子对弟子们的评价和教诲，并以此阐明“过犹不及”的中庸思想，对待鬼神、生死问题的态度，以及对于政治思想上的一些观点。本篇另有两个特点。其一，有关闵子骞的言行，共有四章。并称其为闵子，疑闵氏门人所记。其二，本篇多处记载了颜回去世后，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论和举动。本篇的著名文句有：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”“未知生，焉知死”；“过犹不及”等。

11.1 子曰：“先进于礼乐，野人也；后进于礼乐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则吾从先进。”

【正体文】子曰：“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；後進於禮樂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則吾從先進。”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先学习礼乐而后为官的人，是（原来没有爵禄的）平民；先有官位而后再学习礼乐的人，是贵族士大夫的子弟。如果选用人才，那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。”

【注释】先进：先学习礼乐并有所进益，而后再做官。后进则是反过来。野人：平民。君子：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。孔子主张“学而优则仕”。孔子不满于当时卿大夫子弟，承袭父兄的庇荫，先为官后学习的情况。

【评论】本章异议较多。这里仅举几个较为流通的解释。“先进于礼乐”指在孔子以前的时代，学礼乐者都很朴素，看起来，是乡野之人。“后进于礼乐”是指在孔子当时，学礼乐者不像乡下人那样朴素，其人言行注重文饰。看起来，像君子。但是讲到实用，孔子则从先进的礼乐。因为先进犹近古风，不失仁本，可使风俗归于淳朴。朱熹《论语集注》说“先进后进，犹言前辈后辈。野人，谓郊外之民。君子，谓贤士大夫也。”并引用程子的话：“先进于礼乐，文质得宜，今反谓之质朴，而以为野人。后进之于礼乐，文过其质，今反谓之彬彬，而以为君子。盖周末文胜，故时人之言如此，不自知其过于文也。”朱子又云：“用之，谓用礼乐。孔子既述时人之言，又自言其如此，盖欲损过以就中也。”钱穆《论语新解》沿袭此说。并解释说“先进如颜、闵、仲弓、子路，下章前三科诸人。后进如下章后一科，子游、子夏。本章乃孔子分别其门弟子先后不同。”前一拨是孔子五十之前用世时的弟子，学得比较实用；后一拨是晚年弟子，学得文胜于质了，所以反而要纠正一下。

【参考】子夏曰：“仕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。”——《论语·子张》

林放问礼之本。子曰：“大哉问！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，与其易也，宁戚。”——《论语·八佾》

子曰：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——《论语·雍也》

11.2 子曰：“从我于陈、蔡者，皆不及门也。”

【正体文】子曰：“從我於陳、蔡者，皆不及門也。”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曾跟随我在陈蔡两国受困的学生，现在都不在我身边了。”

【注释】陈、蔡：均为国名。不及门：门，这里指受教的场所。不及门，是说不在跟前受教。

【评论】公元前484年，孔子回鲁国以后，子路、子贡等先后离开了他，颜回也死了。所以，孔子时常想念他们。这句话，就反映了孔子的这种心情。本章“皆不及门”有异解：汉唐旧解“不及门”为“不及仕进之门”或“不仕于卿大夫之门”，刘宝楠因而傅会孟子的“无上下之交”，解为“孔子弟子无仕陈蔡者”。

【参考】陈蔡之厄，是孔子周游列国时一次困苦的遭遇。卫灵公篇所记「在陈绝粮」，即指此事而言。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，当时吴国伐陈，楚国出兵救陈，闻孔子在陈蔡之间，便派人来聘孔子。孔子将往楚国，陈蔡二国大夫惟恐楚国重用孔子以后，将危害他们，因此共同派人围困孔子，以致断绝粮食。后来孔子派子贡到楚国，楚昭王出兵来接孔子，始替孔子解了围。据考证，此事发生在鲁哀公四年。

11.3 德行：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语：宰我、子贡。政事：冉有、季路。文学：子游、子夏。

【正体文】德行：顏淵，閔子騫，冉伯牛，仲弓。言語：宰我，子貢。政事：冉有，季路。文學：子游，子夏。

【译文】（孔子的学生中）德行好的有：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。善于辞令的有：宰我、子贡。擅长政事的有：冉有、季路。通晓文献知识的有：子游、子夏。

【注释】德行：指能实行孝悌、忠恕等道德。言语：指善于辞令，能办理外交。政事：指能从事政治事务。

文学：指通晓诗书礼乐等古代文献。

【评论】此章开头无“子曰”二字，据皇疏说，这是记者所书，并从孔子印可，而录在论中。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，是孔门四科教育。德行以修己。政事以安人。言语以为法于天下。文学以流传于后世。颜子等十位大弟子各以特长分属四科，德行列为第一，足见道德教育最为重要。朱子将本章和前章合在一起，并以为此十人只是跟从孔子于陈、蔡的人。《集注》引程子曰：“四科乃从夫子于陈、蔡者尔，门人之贤者固不止此。曾子传道而不与焉，故知十哲世俗论也。”

11.4 子曰：“回也非助我者也，于吾言无所不说。”

【正体文】子曰：“回也非助我者也，於吾言無所不說。”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颜回嘛，不是对我有帮助的人，他对我说的话没有不心悦诚服的。”

【注释】说（yuè）：同‘悦’。

【评论】孔子之言，颜子一闻即悟，便只喜悦于心，不再发问。既无问题，孔子便不再发挥，而在座的其他弟子不能获益，因而孔子的教化不能普益他人。所以说：「回也，非助我者也」。这是孔子所作的反面文章，言外之意，则是赞美颜子悟性极佳。另外，孔子因颜回从不质疑问，从而难以启发增益自己，所以感到遗憾。朱子《集注》：若子夏之起予，因疑问而有以相长也。颜子于圣人之言，默识心通，无所疑问。故夫子云然，其辞若有憾焉，其实乃深喜之。人问王阳明曰：圣人果以相助，望门弟子否？阳明曰：亦是实话。此道本无穷尽。问难愈多，则精微愈显。圣人之言，本是周遍。但有问难的人胸中窒碍。圣人被他一难，发挥得愈加精神。若颜子胸中了然，如何得问难。故圣人亦寂然不动，无所发挥。

【参考】子曰：吾与回言终日，不违如愚。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发。回也，不愚。——《论语·为政》

11.5 子曰：“孝哉闵子骞！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。”

【正体文】子曰：“孝哉閔子騫！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。”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闵子骞真是孝顺啊！人们从不非议他父母兄弟称赞他孝顺话。”

【注释】间（jiàn）：间隙，非议。昆：哥哥（仲则是弟弟）。古代用伯、仲、叔、季，用以表示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么这种排行。昆弟：兄弟。

【评论】胡氏曰：“父母兄弟称其孝友，人皆信之无异辞者，盖其孝友之实，有以积于中而着于外，故夫子叹而美之。”

【参考】闵子（名闵损，字子骞，尊称闵子）是孔子高徒，在孔门十哲中以德行与颜回并列。闵子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的孝。元朝编撰的《二十四孝图》中，闵子骞排在第三，是中华民族先贤人物。

单衣顺母的故事：周闵损，字子骞，早年丧母。父娶后母，生二子，衣以锦絮；妒损，衣以芦花。父令损御车，体寒，手无法握住缰绳。父查知故，欲出后母。损曰：“母在一子寒，母去三子单。”母闻，悔改。有诗赞道：“闵氏有贤郎，何曾怨晚娘？车前留母在，三子免风霜。”

【思考】思想一下，同闵子骞的父母相比，你的父母对待自己怎样呢？同闵子骞相比，自己对父母又怎样呢？《弟子规》云：“亲爱我，孝何难。亲憎我，孝方贤。”父母有时候，教训你，斥责你，对你发脾气时，你是怎样对待父母的呢？有没有像闵子骞那样孝顺父母？

11.6 南容三复白圭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【正体文】南容三復白圭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【译文】南容反复诵读“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；斯言不玷，不可为也。”的诗句。孔子把侄女嫁给了他。

【注释】圭（guī）：古代帝王或诸侯在举行典礼时拿的一种玉器，上圆（或剑头形）下方。白圭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抑之》的诗句：“白圭之玷（diàn），尚可磨也，斯言之玷，不可为也”意思是白圭上的污点尚可磨掉，言论中的缺失，无法磨灭。此句告诫人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语。三：多次。妻：嫁（作动词）。

【评论】南容三复白圭可知他慎言寡过。《大戴礼卫将军文子》曾说南容「独居思仁，公言言义」。“独居思仁”是慎独的工夫。“公言言义”即对众人说话必须合乎正义，以为公众法则。

【参考】子谓南容，“邦有道，不废；邦无道，免于刑戮。”以其兄之子妻之。——《论语·公冶长》

【思考】中西方文化在许多地方都有差异。其中对于言论更是不同。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慎言。而西方文明主张言论自由，并鼓励人们发表自己的意见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言论的传播速度和范围都和过去有天壤之别。思想一下中西方文化在有关言论方面的不同点，谈谈你的看法？

11.7 季康子问：“弟子孰为好学？”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则亡。”

【正体文】季康子問：“弟子孰為好學？”孔子對曰：“有顏回者好學，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則亡。”

【译文】季康子问孔子：“你的学生中谁最用功好学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有个叫颜回的学生最好学，不幸短命死了。现在再没有像他那样用功好学的了。”

【注释】亡：同‘无’。

【评论】季康子想进用人才，所以问孔子有那一位弟子好学。求才何以问好学，因为人才由好学而来。鲁哀公亦有此问。从此可见孔子与鲁君的问答和季氏的问答有繁简之不同。侃谓此与哀公问同，而答异者，旧有二通。一云：缘哀公有迁怒贰过之事，故孔子因答以箴之也。康子无此事，故不烦言也。又一云：哀公是君之尊，故须具答。而康子是臣为卑，故略以相酬也。故江熙曰：此与哀公问同。哀公虽无以赏，要以极对。至于康子则可量其所及而答也。

【参考】哀公问：“弟子孰为好学？”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，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则亡，未闻好学者也。”——《论语·雍也》

11.8 颜渊死，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。子曰：“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鲤也死，有棺而无椁。吾不徒行以为之椁。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可徒行也。”

【正体文】顏淵死，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。子曰：“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鯉也死，有棺而無椁。吾不徒行以為之椁。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可徒行也。”

【译文】颜渊死了，其父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，给颜渊备葬椁。孔子说：“（虽然颜渊和鲤）不管有才或无才，各自都是自己的儿子。我儿子孔鲤死的时候，也是有棺无椁。我之所以不能卖掉车子而徒步行路来替他备葬椁，是因为我还身居大夫之列，是不可以徒步行路的。”

【注释】颜路：颜渊的父亲，也是孔子的学生。因家贫，欲请孔子之车卖以作椁。椁(guǒ)：古人所用棺材，内为棺，外为椁。鲤：孔子的儿子，死时50岁，孔子70岁。从大夫之后：随从大夫之后。孔子曾做过司寇，为大夫之位。当时虽已去位，但身份尚居大夫之列。不可徒行：《礼记·王制》：“君子耆(qí)老不徒行。”

【评论】大夫拥有车乘，是礼所规定。《左传》中有：仲尼曰：“唯器（车服）与名（爵号）不可以假（借）人”。故去掉车乘，等于丢掉器名。另一方面，颜渊葬时有棺无椁不为非礼。《曲礼子贡问》：“子路问于孔子曰：‘伤哉，贫也！生而无以供养，死则无以为礼也？’孔子曰：‘啜菽饮水（吃豆子喝水，指最普通的饮食），尽其欢心，斯谓之孝。敛手足形，旋葬而无椁，称其财，斯谓之礼，贫何伤乎？’”对于双亲尚且根据家财情况安排丧葬，对子女更应如此，故孔子反对厚葬颜渊。本章反映了孔子对礼的严谨态度。

【参考】《礼记·檀弓》记载了孔子“说驂而赙”的故事。孔子之卫，遇旧馆人（奉君命安顿馆舍事务的人）之丧，入而哭之哀，出，使子贡说（通“脱”）驂(cān，古代驾在车前两侧的马)而赙(fù，拿钱财帮助别人办理丧事)之。子贡曰：“于门人之丧，未有所说驂；说驂于旧馆，无乃已重乎？”夫子曰：“予乡者入而哭之，遇于一哀而出涕，予恶夫涕之无从也（我不愿我因感丧主致哀而所出之涕没有相应赙赠与之随同）。小子行之。”朱子《集注》引胡氏曰：“孔子遇旧馆人之丧，尝脱驂以赙之矣。今乃不许颜路之请，何邪？葬可以

无椁，驂可以脱而复求，大夫不可以徒行，命车不可以与人而鬻（yù，卖）诸市也。且为所识穷乏者得我，而勉强以副其意，岂诚心与直道哉？或者以为君子行礼，视吾之有无而已。夫君子之用财，视义之可否岂独视有无而已哉？

【思考】孔子为何对待旧馆人能“脱驂以贖”，而对待颜渊却不愿卖车为椁呢？

11.9 颜渊死，子曰：“噫！天丧予！天丧予！”

【正体文】顏淵死。子曰：“噫！天喪予！天喪予！”

【译文】颜渊死了，孔子说：“唉！老天亡我！老天亡我！”

【注释】噫：伤痛感叹之声。予(yú)：同'余'，我。

【评论】孔子尝说，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又说，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孔子来此世间，是由天命以自尧舜至周文的道统，教育人民。在其三千弟子中，颜子最能了解孔子之道，他听孔子与言终日，不违如愚。他在孔子的心中，是道统的继承人，是圣教的辅佐者。颜子一死，孔子遽失辅佐，道统无人继承，天下苍生将如之何。因此，有天亡我的感受，所以发出如此悲痛的叹息。此当与子畏于匡颜渊后章合看。可见圣贤相与之心，如空合空，融洽无间。

【参考】子畏于匡，颜渊后。子曰：“吾以汝为死矣。”曰：“子在，回何敢死？”——《论语·先进》

11.10 颜渊死，子哭之恸。从者曰：“子恸矣。”曰：“有恸乎？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？”

【正体文】顏淵死，子哭之慟。從者曰：“子慟矣！”曰：“有慟乎？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？”

【译文】颜渊死了，孔子伤痛哀哭。跟随的人说：“先生太过悲伤了！”孔子说：“过度了吗？不为这样的人悲痛欲绝，还为谁呢？”

【注释】恸(tòng)：因哀伤过度大哭，动容貌。夫(fú)：指示代词，那。此处指颜渊。

【评论】《集注》引胡氏曰：“痛惜之至，施当其可，皆情性之正也。”

11.11 颜渊死，门人欲厚葬之，子曰：“不可。”门人厚葬之。子曰：“回也视予犹父也，予不得视犹子也。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”

【正体文】顏淵死，門人欲厚葬之。子曰：“不可。”門人厚葬之。子曰：“回也視予猶父也，予不得視猶子也。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”

【译文】颜渊死了，孔子的学生们想要隆重地安葬他。孔子说：“不可以。”学生们仍就厚葬了他。孔子说：“颜回视我如父亲，我却无法将他当儿子一样对待。这不是我所要的，是那些人要这样的呀。”

【注释】犹：如同。夫：语助词。

【评论】《礼记檀弓上篇》记载，子游问丧具，孔子答以「称家之有无」，家里富有，也不能踰礼厚葬，无财则不可以备礼。颜子家贫，又未出仕，厚葬便不合礼，孔子不许可，实为爱之以德，奈因颜子之父颜路作主，师徒虽如父子，毕竟不是父子，终于不能止其厚葬，所以自歉而又责备门人。礼，贫富有宜。颜渊贫，而门人欲厚葬，实乃非礼也。非孔子所意。

11.12 季路问事鬼神。子曰：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”曰：“敢问死。”曰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

【正体文】季路問事鬼神。子曰：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”曰：“敢問死。”曰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

【译文】子路问如何事奉（如祭祀）鬼神。孔子说：“没能事奉好人，又怎能事奉鬼呢？”子路说：“请问死是怎么回事？”孔子说：“尚未知道生的道理，又怎能知道死的道理呢？”

【注释】季路：仲由（前542年—前480年），字子路，又字季路。敢：表敬副词，无实际意义。《仪礼·士虞礼》郑玄注云：“敢，冒昧之词。”贾公彦疏云：“凡言‘敢’者，皆是以卑触尊不自明之意。”

【评论】从孔子对“学”的认识和体验来看，其路径是“下学而上达”，“下学”是学人事，“上达”是了知命理，没有充分的“下学”就难以真正的“上达”，这正是孔子强调“生”的原因。钱穆在《论语新解》讲到「孔子曾告子路：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生人之事，人所易知，死后鬼神之事则难知。然孔子又曰：“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”盖人所不知，尚可就其所知推以知之，故子贡闻一以知二，颜子闻一以知十。死生本属一体，蚩蚩（喧扰纷乱的样子）而生，则必昧昧（昏暗不明，糊里糊涂）而死。生而茫然，则必死而惘然。生能俯仰无愧，死则浩然天壤。今日浩然天壤之鬼神，皆即往日俯仰无愧之生人。苟能知生人之理，推以及于死后之鬼神，则由于死生人鬼之一体，而可推见天人之一体矣。孔子之教，能近取譬。或谓鬼神及死后事难明，语之无益。又或谓孔子只论人生，不问鬼神事。似孔子有意不告子路之问。其实乃所以深告之，学固不可以躐等而求。」

【参考】樊迟问知。子曰：“务民之义，敬鬼神而远之，可谓知矣。”——《论语·雍也》

原始反终，故知死生之说。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状。——《易经·系辞》

子曰：“莫我知也夫！”子贡曰：“何为其莫知子也？”子曰：“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学而上达，知我者其天乎！”——《论语·宪问》

11.13 闵子侍侧，闾闾如也；子路，行行如也；冉有、子贡，侃侃如也。子乐。“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”

【正体文】閔子侍側，閭閭如也；子路，行行如也；冉有、子貢，侃侃如也。子樂。“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”

【译文】闵子骞侍立在孔子身旁，一派和悦而中正的样子；子路是一副刚强的样子；冉有、子贡是温和快乐的样子。孔子很高兴，但又说：“像仲由这样，恐怕不得好死。”

【注释】闾闾（yín）：和颜悦色、中正和敬的样子。行行（hàng）：刚强的样子。侃侃：温和快乐的样子。

【评论】本章让我们领略了孔子课堂之上的氛围和众生图。关于“子乐”，《集解》引郑玄注：“各尽其性，无所隐情。”刘宝楠《正义》说：凡人赋性刚柔不齐，惟各尽其性，斯有所成立，可同归于善也。朱子说：“子乐者，乐得英才而教育之。”关于“不得其死然”，皇侃疏：“不得其死然，谓必不得寿终也，后果死卫乱也。”袁氏曰：“道直时邪，自然速祸也。”

11.14 鲁人为长府。闵子骞曰：“仍旧贯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？”子曰：“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”

【正体文】魯人爲長府。閔子騫曰：“仍舊貫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？”子曰：“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”

【译文】鲁国翻修长府。闵子骞道：“照老样子，怎么样？何必改建呢？”孔子说：“这人平日少言寡语，一讲话就说中要害。”

【注释】鲁人：这里指鲁国的当权者。这就是‘人’和‘民’的区别。为：改建。长府：藏财货、兵器等的仓库叫‘府’，长府是鲁国的国库名。贯：事，例。仍旧贯：沿袭老样子。夫（fú）：这个。夫人：这个人。

【评论】鲁人，古注不一，应指鲁君而言，但此文不言鲁君，而言鲁人，是学春秋笔法。刘氏《正义》以为鲁人即是鲁昭公，左传昭公二十五年，公伐季氏，当时孔子正居鲁国，则知鲁人为长府，正是昭公居之，因其毁坏，而欲有所改作，以为不虞之备。但季氏得民已久，非可以力相制，所以闵子骞言仍旧贯，意思是但仍旧事，略加缮治，何必改作，以此讽使昭公不要妄动。刘氏此说可从，但鲁人也可以指昭公以后的鲁君。昭公伐季氏不成，反被逐往齐国，此后鲁国的三桓之家，目中愈无鲁君，愈使鲁君不能忍受，所以《八佾》中有哀公问社于宰我一章，此处为长府，指为他的计策，也说得通。但此时鲁君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三家的监视，若伐季氏，必蹈昭公的覆辙，所以闵子以「仍旧贯」之言，暗示其以维持现状为愈。由这一言，一则保住鲁君，一则使鲁国免于祸乱及劳民伤财，所以孔子称赞他不言则已，言必正合时中。朱子《集注》云：言不妄发，发必当理，惟有德者能之。

【思考】反省自身，是否做到“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”？

11.15 子曰：“由之瑟，奚为于丘之门？”门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“由也升堂矣，未入于室也。”

【正体文】子曰：“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？”門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“由也升堂矣，未入於室也。”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仲由弹瑟，为何在我这里弹呢？”孔子的学生们因此瞧不起子路。孔子说：“仲由嘛，已经到了登堂的程度了，只是尚未入室罢了。”

【注释】瑟（sè）：一种古乐器，与古琴相似。奚：为何。为：弹。升堂入室：堂是正厅，室是内室，用以比喻学道的深入程度。升堂喻已有所成就。入室喻已得其奥妙。

【评论】瑟是一种乐器。瑟有易止而难进的意义。《白虎通礼乐篇》论五声八音说：「瑟者，嗇也、闲也，所以惩忿窒欲，正人之德也。」因此，弹瑟时，要心平气和，表现闲嗇之义。集解马注：「子路鼓瑟，不合雅颂。」雅颂之音，令人心气和平。子路性情刚勇，弹瑟或许欠缺和平的意味。《说苑·修文》、以及《孔子家语》，都说子路鼓瑟有北鄙杀伐之声。所以孔子说：“由之瑟，奚为于丘之门？”当然，孔子的评论也有玩笑的成分在内（孔子是活泼可爱，诙谐幽默的，参见以下阳货篇的例子），实际上可能孔子担心子路骄傲才这样

说。熟料老师的这句话学生们全当真了，并因此不敬重子路。所以孔子再用比喻解释，仲由的造诣犹如已经升堂，尚未入室而已。孔门弟子求学，譬如入门、上阶、登堂、入室。由浅入深、程度不等。入室，如颜子，固然最难，子路升堂又何尝易得。圣人教育，步步引进，子路虽已升堂，但尚未能入室，所以论其弹瑟，正是期其续求深入。朱子言子路之学，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，特未深入精微之奥耳，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（jù，就）忽之也。

【参考】子之武城，闻弦歌之声，夫子莞尔而笑曰：“割鸡焉用宰牛刀。”子游对曰：“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：‘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’”子曰：“二三子，偃之言是也。前言戏之耳。”——《阳货》

【思考】想一想，如何才算是“入门”、“上阶”、“登堂”、“入室”？自己现在何处？欲往何处？

11.16 子贡问：“师与商也孰贤？”子曰：“师也过，商也不及。”曰：“然则师愈与？”子曰：“过犹不及。”

【正体文】子貢問：“師與商也孰賢？”子曰：“師也過，商也不及。”曰：“然則師愈與？”子曰：“過猶不及。”

【译文】子贡问：“子张和子夏，谁更贤能呢？”孔子说：“子张过了头，子夏却不足。”子贡说：“那么还是子张更好些吗？”孔子说：“过分和不足是一样的（都未到家）。”

【注释】师：颛（zhuān）孙师，即子张，小孔子48岁。商：卜商，即子夏，小孔子44岁。孰：谁。愈：胜过，较好。犹：如同，相似。

【评论】本章反映了孔子的中庸思想。《中庸》说：“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。知者过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。贤者过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人莫不饮食也，鲜能知味也。”大致意思如下。孔子说：“中庸之道不能实行的原因，我是知道的。聪明的人自以为是，却认识过了头。愚笨的人因智力不及而不能理解它。中庸之道不能弘扬的原因，我是知道的。贤能的人做得太过分，而不贤之人却做不到。就像人们每天都要吃喝，但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品尝滋味。”朱子《集注》云：“子张才高意广，而好为苟难，故常过中。子夏笃信谨守，而规模狭隘，故常不及。”尹氏曰：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夫过与不及，均也。差之毫厘，缪以千里。故圣人之教，抑其过，引其不及，归于中道而已。”

【思考】围棋大师吴清源先生在其自传《中的精神》里曾讲到“当然，要达到‘中’的境界，并非易事。这需要精神上的修养。所以，我一直很重视信仰。从5岁开始，我就学习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等四书五经，至今我仍然坚持每天研究《易经》。”吴清源先生将自己的一生归结为“87岁的我所走过的道路，应该可以说是追求中和的人生吧。”思考一下，为什么儒家的中庸之道很受重视？如何才能达到中庸的境界？如何在生活学习当中落实中庸之道？

11.17 季氏富于周公，而求也为之聚斂而附益之。子曰：“非吾徒也。小子鸣鼓而攻之，可也。”

【正体文】季氏富於周公，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。子曰：“非吾徒也。小子鳴鼓而攻之，可也。”

【译文】季氏比周公还要富有，而冉求还帮他搜刮民财而增加他的财富。孔子说：“他不是我的学生了，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去声讨他吧！”

【注释】季氏：季康子，鲁国三家权臣。季氏的权力最大，拥有的土地也最多。朱子《集注》云：“季氏以诸侯之卿，而富过之，非攘夺其君、刻剥其民，何以得此？”周公：有两说。（1）周公旦。（2）泛指周朝的公侯。聚敛：积聚和收集钱财，即搜刮。益：增加。聚敛而附益之：可参阅《左传》哀公十一年和十二年文。季氏要用田赋制度，增加赋税，使冉求征求孔子的意见，孔子则主张“施取其厚，事举其中，敛从其薄”。结果冉求仍旧听从季氏，实行田赋制度。

【评论】《大学》说：“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。”又说：“财聚则民散，财散则民聚。”所以，聚敛之臣不是良臣。聚敛之事本来出于季康子，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得很清楚，但孔子只责备自己的学生，所以向诸弟子说：“冉求非吾徒也，你们可以鸣鼓而攻之。”这是声讨，鸣鼓即是击鼓。一鸣鼓，人皆知之。春秋笔法只责备贤者，孔子深责冉求，而不责季康子，是因为季康子不足以责备。范氏曰：“冉有以政事之才，施于季氏，故为不善至于如此。由其心术不明，不能反求诸身，而以仕为急故也。”

【参考】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赋焉，使访孔子。子曰：「丘弗识也。」冉有三发，卒曰：「子为国老，待子而行，若之何子之不言？」孔子不对，而私于冉有曰：「求！汝来，汝弗闻乎？先王制土，籍田以力，而底其远近；赋里以入，而量其有无；任力以夫，而议其老幼。于是鰥、寡、孤、疾、老者，有军旅之出则征之，无则已。其岁，收田一井，出获秉缶米刍粟，不是过，先王以为之足，君子之行，必度于礼。施取其厚，事举其中，敛从其薄。若是其已丘亦足矣。不度于礼，而贪冒无厌，则虽赋田，将有不足。且子孙若以行之而取法，则有周公之典在；若欲犯法，则苟行之，又何访焉？」——《孔子家语》

上文的大致意思是：季康子打算按田亩增收田赋，派冉有征求孔子的意见。孔子不作正式答复，私下对冉有说：“冉有，你没听说吗？先王按照土地的肥瘠分配土地，按照劳力的强弱征收田赋，而且根据土地的远近来对田赋加以调整；征收商税按照商人的利润收入，而且估量其财产的多少来对商税加以调整；分派劳役则按照各家男丁的数目，而且要照顾那些年老和幼小的男子。于是就有了鰥、寡、孤、疾的名称，有战事时才征召他们，无战事时就免除。有战事的这年，每一井田要出一稷粮、一秉禾草、一缶米，不超过这个标准。先王认为这样就足够用了。如果季康子想按法办，那已有周公的田赋法了；如果要不顾法规办事，就随意赋税好了，又何必来征求我的意见呢？”

11.18 柴也愚，参也鲁，师也辟，由也喭。子曰：“回也其庶乎，屡空。赐不受命，而货殖焉，亿则屡中。”

【正体文】柴也愚，参也鲁，师也辟，由也喭。子曰：“回也其庶乎，屡空。赐不受命，而货殖焉，亿则屡中。”

【译文】高柴愚直，曾参迟钝，子张偏激，仲由鲁莽。孔子说：“颜回的学问道德差不多了吧，可是他常常空乏困顿。端木赐不安本分，去经商（囤积投机），揣度行情，经常猜中。”

【注释】柴：高柴，字子羔，孔子学生，比孔子小30岁。愚：愚直之愚，耿直呆板，但人品好，不是傻的意思。《孔子家语》说高子为人：“足不履影，启蛰不杀，方长不折，执亲之丧，泣血三年，未尝见齿。”鲁：迟钝。曾子性迟钝，不够敏捷，但曾子用功勤恒，如「吾日三省吾身」，以及笃学忠恕之道，终于弥补其缺点，获大成就。辟(pì)：偏，偏激，开张。喭(yàn)：鲁莽，粗鲁，刚猛。邢疏：“字书，喭，失容也。言子路性行

刚强，常嗙失于礼容也。”庶：庶几，差不多。这里指颜渊的学问道德接近于完善。空：贫穷、匮乏。“贫”和“穷”两字在古代有时有些区别，财货的缺少叫贫，生活无着落，前途无出路叫穷。“空”字却兼有这两方面的意思。不受命：有异解。（1）不受禄命，即不为官。可是子贡并非不曾做官。（2）不受教命，即不专守士业而兼从商，违背士农工商各习其业的原则。（3）不受天命。俞樾《羣经平议》则以为古之经商皆受命于官，“若夫不受命于官而自以其财市贱鬻（yù，卖）贵，逐什一之利，是谓不受命而货殖。”货殖：做买卖，以增殖财货。亿：同“臆”，猜测，揣度。

【评论】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应该是“文质彬彬”，而他的这些学生各有所偏，不合中行，对他们的品质和德行必须加以纠正。王弼云：“愚，好仁过也；鲁，质胜文也；辟，饰过差也；嗙，刚猛也。”《四书全义》云：“有其病则有其善，愚者必厚重，鲁者必诚朴，辟者才必高，嗙者性必直，此皆圣门气质有偏而未为习染所坏者。愚者充以学问，鲁者励以敏求，辟者敛以忠信，嗙者文以礼乐，只因其好处，克去其偏处，便可至于中庸，故语之使知自励也。”这一段同样表达了孔子的中庸思想。中庸是一种折衷调和思想，调和与折衷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，这种状态是相对的、暂时的。孔子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的这一状态，并概括为“中庸”。孔子对颜回学问道德接近于完善却在生活上常常贫困深感遗憾。同时，他对子贡不听命运的安排去经商致富反而感到不满和遗憾。

【参考】子曰：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——《论语·雍也》

屡空，《集解》有两说。一说颜子庶几圣道，虽数空匮，而乐在其中。一说屡犹每，空犹虚中，因为不虚心，则不能知道。两说皆可。然后者更具深意。圣人体寂，其心常虚而无累，所以孔子空空如也，颜子未到圣人地位，所以其心屡空。如依前说，颜子屡贫，如箪瓢陋巷，固然合乎事实，但孔子空空，便须解释为经常贫穷，便与事实不合，故以后说为是，屡空是说颜子已近乎圣道。

赐不受命而货殖焉，亿则屡中：子贡不接受天命，即是不顺乎自然，而货殖营利，把心放在财富上，以致不能空其心，但不为财富所迷，所以是亿则屡中。皇本‘亿’作‘忆’。皇疏曰：“子贡虽不虚心如颜子，而忆度事理，必亦能屡中。”子贡有时研究大道，也能领悟，只能继续而已。

范氏曰：“屡空者，箪食瓢饮屡绝而不改其乐也。天下之物，岂有可动其中者哉？贫富在天，而子贡以货殖为心，则是不能安受天命矣。其言而多中者亿而已，非穷理乐天者也。夫子尝曰：『赐不幸言而中，是使赐多言也』，圣人之不贵言也如是。”

卓吾云：“识得病，便是药。”

藕益大师云：“凡夫受命所缚，贤人能不受命。惟圣人真学问，则知命，而不必转命。是故有志为圣人者，只须俟命。今直以‘屡空’二字，传颜子之神，作子贡之药。子贡一生，吃了‘亿则屡中’之亏，便不受命。而货不觉其自殖矣。”

【思考】想想看，自己的性格特征和孔门中谁最像？自己的缺点和优点各是什么？如何改正缺点，趋于中道？

11.19 子张问善人之道，子曰：“不践迹，亦不入于室。”

【正体文】子張問善人之道。子曰：“不踐迹，亦不入於室。”

【译文】子张询问善人之道。孔子说：“如果不遵循古圣先贤的言行举止，那么道德和学问也不会到家。”

【注释】善人：相当于君子（仁人）。践迹：踩着前人的脚印走。这里指学习和遵循古圣先贤的言行举止。

【评论】善人是立志从善，心地善良之人，尚非圣人贤人，但学圣从贤，须先学善。善人之道的‘道’字很重要。善人要学圣贤，其道如何？孔子答复，如不实践圣贤的足迹，虽学，亦不入于室，不能成为圣人。孔子肯定了人若想学问、道德有所成，须效仿古圣先贤，精进学习、勤于实践，以此勉励子张，莫要心存侥幸，应做好扎扎实实的基础工夫。朱子《集注》云：“善人，质美而未学者也。”善人质美，行事一本天性，故能不践迹而自不为恶。但若不学习，亦不入于圣人之室。

南怀瑾老师在《论语别裁》中，有一种新的解释。子张问，怎样算是真正的善人。孔子说：为善要不求人知（不践迹）。也不要为了作好人，而去做好事，不要用心守着善的观念（亦不入于室）。

藕益大师云：“此须四句料拣。一践迹而入室，君子也。二不践迹而入室，圣人也。三不践迹而不入室，善人也。四践迹不入室，有恒也。”

【参考】子曰：圣人，吾不得而见之矣！得见君子者，斯可矣。子曰：善人，吾不得而见之矣！得见有恒者，斯可矣。亡而为有，虚而为盈，约而为泰，难乎有恒矣！——《论语·述而》

11.20 子曰：“论笃是与，君子者乎？色庄者乎？”

【正体文】子曰：“論篤是與，君子者乎？色莊者乎？”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听到人议论笃实诚恳就表示赞许，但还应看他真是君子呢？还是装模作样的伪君子呢？”

【注释】论笃是与：论，言论。笃，诚恳、厚实。与，赞许。意思是对说话笃实诚恳的人表示赞许。色庄：故作姿态，伪装君子，巧言令色。“色庄”也可以解释为：容色庄严，威而不猛。参见以下评论。

【评论】本章主旨是：不可以言貌取人。不但教人勤他，亦是要人自勤。古注以此与前文合为一章，集解何晏注：“论笃者，谓口无择言。君子者，谓身无鄙行也。色庄者，不恶而严，以远小人者也。言此三者，皆可以为善人也。”皇疏：“此亦答善人之道也，当是异时之问，故更称子曰。俱是答善，故共在一章也。”

本章还有另一种解释：总是推许言论笃实的人，这种人是真正的君子呢？还是伪装庄重的人呢？

【参考】子张问：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？子曰：何哉？尔所谓达者？子张对曰：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子曰：是闻也，非达也。夫达也者：质直而好义，察言而观色，虑以下人，在邦必达，在家必达。夫闻也者：色取仁而行违，居之不疑，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——《论语·颜渊》

子曰：始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信其行。今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观其行。于予与改是。——《论语·公冶长》

【思考】本章和前章异议较多。你认为本章和前章是否应该合为一章？两章的各种解释，你更认同哪个？

11.21 子路问：“闻斯行诸？”子曰：“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闻斯行之？”冉有问：“闻斯行诸？”子曰：“闻斯行之。”公西华曰：“由也问闻斯行诸，子曰，‘有父兄在’；求也问闻斯行诸，子曰，‘闻斯行之’。赤也惑，敢问。”子曰：“求也退，故进之；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”

【正体文】子路問：“聞斯行諸？”子曰：“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聞斯行之？”冉有問：“聞斯行諸？”子曰：“聞斯行之。”公西華曰：“由也問聞斯行諸，子曰，‘有父兄在’，求也問聞斯行諸，子曰，‘聞斯行之’。赤也惑，敢問。”子曰：“求也退，故進之；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”

【译文】子路问：“听到后就（立刻）付诸行动吗？”孔子说：“有父兄在世，怎么能听到就马上行动起来呢？”冉有问：“听到后就立刻付诸行动吗？”孔子说：“听到以后就该实践它。”公西华说：“仲由问‘闻斯行诸？’您回答说‘有父兄在世’，冉求问‘闻斯行诸？’您回答‘听到以后就该实践它’。我疑惑不解，敢问个明白。”孔子说：“冉求退缩不前，故以此引进他；仲由好勇过人、敢作敢为，故以此抑退他。”

【注释】诸：“之乎”二字的合音。兼人：倍人。这里指子路在敢作敢为方面相当于两个人，好勇过人。

【评论】退则进之，进则退之，便是因材施教。孔子做事不拘泥于教条，因人、因时、因事、因地而变，这就是智慧。朱子《集注》引张敬夫言：“闻义固当勇为，然有父兄在，则有不可得而专者。若不禀命而行，则反伤于义矣。子路有闻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闻。则于所当为，不患其不能为矣；特患为之之意或过，而于所当禀命者有阙耳。若冉求之资禀失之弱，不患其不禀命也；患其于所当为者逡（qūn，退却）巡畏缩，而为之不勇耳。圣人一进之，一退之，所以约之于义理之中，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。”

【参考】“有父”两句可参见：父母在，不许友以死。——《礼记·曲礼》

“子曰：父在观其志，父没观其行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——《论语·学而》

“求也退”句可参见：“冉求曰：非不说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子曰：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废。今女画。”——《论语·雍也》

“由也兼人”句可参见：“子路有闻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闻。”——《论语·公冶长》

子曰：片言可以折狱者，其由也与！子路无宿诺。——《论语·颜渊》

【思考】我们在读《论语》等经典时，有时会碰到令人不解的，甚至违反常理的地方。是否也应该先想想那可能是当时的权宜之词，而不应该武断地全盘否定之。

11.22 子畏于匡，颜渊后。子曰：“吾以女为死矣。”曰：“子在，回何敢死？”

【正体文】子畏於匡，顏淵後。子曰：“吾以女爲死矣。”曰：“子在，回何敢死？”

【译文】孔子受困于匡地，颜渊失散，而后重逢。孔子说：“我以为你死了呢。”颜渊说：“先生还在，我怎敢轻易死呢？”

【注释】子畏于匡：见《论语·子罕》9.5章注释。

【评论】我们可以仔细体会当时的情境，师徒在那样紧张的困境中，还能依然幽默风趣地对面对，非常难得。这其中的情感百味混杂，师生之间，环境与人之间，需要体会才能明白。“吾以汝为死”乃孔子惊喜之辞。关于“子在，回何敢死”，钱穆在《论语新解》中说了三个原因：「孔子尚在，明道传道之责任大，不敢轻死，一也。弟子事师如事父，父母在，子不敢轻死，二也。颜子虽失在后，然明知孔子之不轻死，故己亦不敢轻身赴斗，三也。曾子曰：“任重而道远，死而后已。”重其任，故亦重其死。」

【参考】子畏于匡，曰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。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；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！”——《论语·子罕》

11.23 季子然问：“仲由、冉求可谓大臣与？”子曰：“吾以子为异之问，曾由与求之问。所谓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。今由与求也，可谓具臣矣。”曰：“然则从之者与？”子曰：“弑父与君，亦不从也。”

【正体文】季子然問：“仲由、冉求可謂大臣與？”子曰：“吾以子爲異之問，曾由與求之問。所謂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。今由與求也，可謂具臣矣。”曰：“然則從之者與？”子曰：“弑父與君，亦不從也。”

【译文】季子然问：“仲由和冉求可称得上是大臣吗？孔子说：“我以为你是问别人呢。原来是问仲由和冉求呀。所谓大臣是能够以道义来事奉君主，如果不行，宁肯辞职不干。如今仲由和冉求，只能算是才具之臣罢了。”季子然说：“那么他们一定会服从上级的吗？”孔子说：“弑父弑君的事，他们是不会跟着干的。”

【注释】季子然：鲁国季氏的族人。曾：乃。具臣：才具之臣，有才干的办事之臣。

【评论】《正义》曰：此章明为臣事君之道。仲由、冉求，这时皆作季氏家臣。所以季子然得意地问孔子，仲由和冉求可谓大臣吗？孔子故轻二子以抑季然，谓乃问此二人。继而解释何谓大臣（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）。道就是治国之道，也就是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一贯所行的仁政。而后说由、求二人可谓具臣。孔注：「具臣，言备臣数而已。」孔子已经答得恰到好处，而且句句是实话，但季子然意犹未尽，再问：「然而他们一切都要顺从吗？」具臣也不好做，应该服从，把事情办好。但在季氏家里，事事服从，便有难题，季氏在鲁国三家权臣中权力最大，上欺君，下欺民，大有阴谋篡位之嫌。孔子不答从或不从，但讲何事能从，何事不能从，所以说：「弑父与君，亦不从也。」意思是说，一切事可以顺从，但如季氏弑鲁君，由、求绝不顺从。盖深许二子以死难不可夺之节，而又以阴折季氏不臣之心也。《集注》引尹氏曰：“季氏专权僭窃，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，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，可谓具臣矣。是时季氏已有无君之心，故自多其得人。意其可使从己也，故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，其庶乎二子可免矣。”

【参考】孟武伯问子路仁乎？子曰：“不知也。”又问。子曰：“由也，千乘之国，可使治其赋也，不知其仁也。”“求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为之宰也，不知其仁也。”“赤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赤也，束带立于朝，可使与宾客言也，不知其仁也。”——《论语·公冶长》

季氏旅于泰山。子谓冉有曰：“女弗能救与？”对曰：“不能。”子曰：“呜呼！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？”——《论语·八佾》

季氏将伐颛臾。冉有、季路见于孔子曰：“季氏将有事于颛臾。”

孔子曰：“求！无乃尔是过与？夫颛臾，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。何以伐为？”

冉有曰：“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”

孔子曰：“求！周任有言曰：‘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’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？且尔言过矣，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是谁之过与？”

冉有曰：“今夫颛臾，固而近于费。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”

孔子曰：“求！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。丘也闻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。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今由与求也，相夫子，远人不服，而不能来也；邦分崩离析，而不能守也；而谋动干戈于邦内。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”——《论语·季氏》

11.24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。子曰：“贼夫人之子。”子路曰：“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？”子曰：“是故恶夫佞者。”

【正体文】子路使子羔為費宰。子曰：“賊夫人之子。”子路曰：“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讀書，然後為學？”子曰：“是故惡夫佞者。”

【译文】子路让子羔去做费邑的长官。孔子说：“这可害了人家的儿子啊！”子路说：“那个地方有老百姓（可以治理），有社稷（可以祭祀），何必一定要读书才算学习呢？”孔子说：“像你这般狡辩，所以我讨厌巧言善辩，将无理偏说成有理之人。”

【注释】费：鲁国的费邑，当时属季氏所有。宰：邑宰，如后世的县长。子羔：姓高名柴，字子羔，又称子皋、子高、季高，比孔子小30岁。贼：害义。学未成熟，使之从政，适以害之。夫：音扶，下同。社稷：社，土地神。稷，谷神。这里“社稷”指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地方，即社稷坛。古代国都及各地都设立社稷坛，分别由国君和地方长官主祭，故社稷现今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。佞(nìng)：佞口，能敏捷的将无理说为有理，巧言善辩，文过饰非。

【评论】《正义》曰：此章勉人学也。子夏主张“学而优则仕”，子羔学问尚未成熟，派他去做费宰，无异是害他。所以孔子说：“贼夫人之子。”从事政治，必须有足够的学术，始能办理有利于民的事情，假使学问不足，就去做官，虽说边做边学，实际是拿人民作试验品，一定有害于民。子羔如做费宰，虽不致于害民，但自己会受害。子路说：“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？”其实子路本意亦非欲子羔真以从政为学，只是针对孔子语随口狡辩而已。所以，孔子说：“是故恶夫佞者。”《集注》引范氏曰：“古者学而后入政。未闻以政学者也。盖道之本在于修身，而后及于治人，其说具于方册。读而知之，然后能行。何可以不读书也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为学，失先后本末之序矣。不知其过而以口给御人，故夫子恶其佞也。”

【参考】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下》中记载着一个有关子羔（子皋）的故事。「孔子相卫，弟子子皋为狱吏，别人足，所踞者守门。人有恶孔子于卫君者，曰：“尼欲作乱。”卫君欲执孔子。孔子走，弟子皆逃。子皋从出门，踞危引之而逃之门下室中，吏追不得。夜半，子皋问踞危曰：“吾不能亏主之法令而亲踞子之足，是子报仇之时，而子何故乃肯逃我？我何以得此于子？”踞危曰：“吾断足也，固吾罪当之，不可奈何。然方公之狱治臣也，公倾侧法令，先后臣以言，欲臣之免也甚，而臣知之。及狱决罪定，公愀然不悦，形于颜色，臣见又

知之。非私臣而然也，夫天性仁心固然也。此臣之所以悦而德公也。”孔子曰：“善为利者树德，不能为吏者树怨。概者，平量者也；吏者，平法者也。治国者，不可失平也。”」大致意思如下。

孔子担任卫相，他的弟子子皋担任狱吏，子皋依法砍掉一个犯人的脚，被砍脚的人得看守大门。有个在卫君面前中伤孔子的人说：“孔子图谋作乱。”卫君打算捉拿孔子。孔子逃跑了，弟子们也都逃跑。子皋跟着跑出门，断足守门人引导他逃到门边屋子里，官吏没有捕到他。半夜，子皋问断足守门人说：“我不能破坏君主的法令，只得亲自砍掉了你的脚，现在是你报仇的时候，为什么竟肯帮我逃走？我凭什么得到你的帮助呢？”断足守门人说：“我被砍掉脚，本来就是我有罪有应得，没有办法的事。但是当您按刑法给我定罪时，您反复推敲法令，先后为我说话，很想让我免罪，这些我也清楚。等到案子和罪刑决定了，您心里十分不快，脸色上都表露了出来，这我又清楚地看在眼里。您并不是彻私照顾我才这样做，而是与生俱来的仁爱之心本就如此。这便是我心悦诚服并要报答您的原因。”孔子说：“善于做官的人树立恩德，不会做官的人树立怨仇。‘概’这种器物是用来量平斗斛的，吏这种官员是用来公平行法的。治理国家的人，不可以失去公正。”

【思考】在《论语·子张》中，子夏曾讲过：“仕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。”你认为子夏所讲的是先学后仕，还是先仕后学，抑或仕与不仕都要学习？

11.25 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。子曰：“以吾一日长乎尔，毋吾以也。居则曰：‘不吾知也！’如或知尔，则何以哉？”子路率尔而对曰：“千乘之国，摄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饥馑，由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”夫子哂之。“求，尔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。如其礼乐，以俟君子。”“赤，尔何如？”对曰：“非曰能之，愿学焉。宗庙之事，如会同，端章甫，愿为小相焉。”“点，尔何如？”鼓瑟希，铿尔，舍瑟而作，对曰：“异乎三子者之撰。”子曰：“何伤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”曰：“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、六人，童子六、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夫子喟然叹曰：“吾与点也！”三子者出，曾皙后。曾皙曰：“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”子曰：“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”曰：“夫子何哂由也？”曰：“为国以礼。其言不让，是故哂之。”“唯求则非邦也与？”“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？”“唯赤则非邦也与？”“宗庙会同，非诸侯而何？赤也为之小，孰能为之大？”

【正体文】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。子曰：“以吾一日长乎尔，毋吾以也。居则曰：‘不吾知也！’如或知尔，则何以哉？”子路率尔而对曰“千乘之国，摄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饥馑；由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”夫子哂之。“求！尔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。如其礼乐，以俟君子。”“赤！尔何如？”对曰：“非曰能之，愿学焉。宗庙之事，如会同，端章甫，愿为小相焉。”“点！尔何如？”鼓瑟希，铿尔，舍瑟而作，对曰：“异乎三子者之撰。”子曰：“何伤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”曰：“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、六人，童子六、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夫子喟然叹曰：“吾与点也！”三子者出，曾皙后。曾皙曰：“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”子曰：“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”曰：“夫子何哂由也？”曰：“为国以礼，其言不让，是故哂之。”“唯求则非邦也与？”“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？”“唯赤则非邦也与？”“宗庙会同，非诸侯而何？赤也为之(14)小，孰能为之大？”

【译文】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陪坐在孔子身旁。孔子说：“我年纪虽比你们大些，但不要因此而不敢说。你们平日总说：‘没人了解我呀！’若有人赏识你们，那你们将如何呢？”

子路不假思索地抢先回答道：“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，夹在大国中间，外受别国侵犯，内有灾情饥荒。我去治理，只要三年，可使人们勇敢有力，且明白道义。”孔子听后，微微一笑。

孔子又问：“冉求，你怎么样呢？”冉求答道：“疆土纵横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见方的小国。我去治理，三年后，可使百姓富足。至于教化礼乐，就要等君子来施行了。”

孔子又问：“公西赤，你怎么样？”公西赤答道：“我不敢说能干什么，愿意学习而已。在宗庙祭祀，或外交会见仪式时，我愿穿礼服，戴礼帽，做个小司仪。”

孔子又问：“曾点，你怎么样？”（曾点这时正在弹瑟）瑟声逐渐稀落，“铿”的一声，骤然而止。曾点离开瑟站起来，答道：“我的志向和他们三位所说的不同。”孔子说：“那有何妨呢？也只是各表其志而已。”曾皙说：“暮春三月，春服已经穿上了，和五六位成年人，六七个少年，在沂河水里洗洗澡，在舞雩坛上吹吹风，在回家路上唱唱歌。”孔子长叹一声说：“我赞同曾皙的想法。”

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三人都出去了，曾皙留在最后。他问孔子：“那三位同学的话怎么样？”孔子说：“也不过是各言其志而已。”曾皙说：“老师为什么要笑仲由呢？”孔子说：“治理国家靠的是礼让，可他出言不逊，所以笑他。”曾皙又问：“那么冉求讲的不是治理国家吗？”孔子说：“哪里见得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见方的地方就不是一个国家呢？”曾皙又问：“公西赤讲的不是治理国家吗？”孔子说：“宗庙祭祀和诸侯会盟，这些不是诸侯的事又是什么呢？像公西赤这样的人如果只能做一个小相，那谁又能做大相呢？”

【注释】曾皙：名点，字子皙，曾参的父亲，也是孔子的学生。居：闲居，平日。何以：何以为用。率：轻率、急切。摄：迫于、夹于。饥谨：谷不熟曰饥，菜不熟曰谨。比（bì）及：等到。方：方向，这里指有关仁义的道理。哂（shěn）：微笑。方六七十：纵横各六七十里。如（五六十）：或者。俟（sì）：等待。会同：会见诸侯。端章甫：端，玄端，古代礼服的名称。章甫，古代礼帽的名称。相：主持礼仪的人，司仪。希：同“稀”，指弹瑟的速度放慢，节奏逐渐稀疏。作：站起来，或者是直起身子，挺身而坐。撰（zhuàn）：写作，这里指所说的。莫春：暮春，春季最后一个月。冠者：成年人。古代子弟到20岁时行冠礼，表示已经成年。浴乎沂：沂（yí），水名，出于鲁城东南方的尼丘山，流经鲁城南。浴，在水边洗头面手足。也可引申作其他解释，例如礼记儒行篇说「儒有澡身而浴德」，浴德即是引申义。舞雩（yú）：求雨的祭坛，在今山东曲阜。祭时有乐舞，‘雩’是吁嗟求雨之声，所以叫作舞雩。与：赞同。唯：语首词，无实意。

【评论】《正义》曰：此章孔子乘间四弟子侍坐，因使各言其志，以观其器能也。朱子《集注》云：子言我虽年少长于汝，然汝勿以我长而难言。盖诱之尽言以观其志，而圣人和气谦德，于此亦可见矣。率尔，轻遽之貌。冉有谦退，又以子路见哂，故其辞益逊。公西华志于礼乐之事，嫌以君子自居。故将言己志而先为逊辞，言未能而愿学也。四子侍坐，以齿为序，则点当次对。以方鼓瑟，故孔子先问求、赤而后及点也。曾点之学，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，天理流行，随处充满，无少欠缺。故其动静之际，从容如此。而其言志，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，乐其日用之常，初无舍己为人之意。而其胸次悠然，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，各得其所之妙，隐然自见于言外。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，其气象不侔（móu，齐）矣，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。点以子路之志，乃所优为，而夫子哂之，故请其说。夫子盖许其能，特哂其不逊。曾点以冉求亦欲为国而不见哂，故微问之。而夫子之答无贬辞，盖亦许之。此亦曾皙问而夫子答也。孰能为之大，言无能出其右者，亦许之之辞。

程子曰：「古之学者，优柔厌饫（yù，饱食，比喻为学之从容求索，深入体味），有先后之序。如子路、冉有、公西赤言志如此，夫子许之。亦以此自是实事。」又曰：「孔子与点，盖与圣人之志同，便是尧、舜气象也。诚异三子者之撰，特行有不掩焉耳，此所谓狂也。子路等所见者小，子路只为不达为国以礼道理，是以哂之。若

达，却便是这气象也。」又曰：「三子皆欲得国而治之，故夫子不取。曾点，狂者也，未必能为圣人之事，而能知夫子之志。故曰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，言乐而得其所也。孔子之志，在于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，使万物莫不遂其性。曾点知之，故孔子喟然叹曰「吾与点也。」又曰：「曾点、漆雕开，已见大意。」

在孔子当时，天下无道已久，孔子周游列国，无一处能行其道，所以回到鲁国以后，就在家隐居以求其志，一面教学，一面删定诗书，作春秋。他曾与颜子说：「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夫。」能行能藏，是孔子提示弟子各言其志的用意。所以既「与点」，也不否定三子谈政治抱负。哂由，只是哂子路「其言不让」而已。周易系辞传「显诸仁，藏诸用」，「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」，可以参研。《正义》曰：仲尼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生值乱时而君不用。三子不能相时，志在为政。唯曾皙独能知时，志在澡身浴德，咏怀乐道，故夫子与之也。

**【思考】**想一想，你的志向是什么呢？